

花的姿态

■ 李国洲

在山巅在溪边在瓦屋后
那些花儿
蓬勃地散发张力,却又柔软无比
繁星一样跃动,绚烂得毫无遮拦
红色、黄色、紫色、黑色
燃烧的烈焰,渲染了时节
宛若那些猜不透的心事
欲言又止的爱意

凄风苦雨的坚守,无边尘世的回望
什么样的美会活得这么恣意
什么样的想念会渲染得如此清晰
暗夜里的目光难逃这圣洁的映照
泥和土也碾不碎万年的味道。你说
美到了极致就会匆匆易逝
但日出般汹涌的力量
会把最漫长的光阴
雕刻成信仰,拉短为永恒
以一种花的姿态

我的“移动书房”

■ 梁晶晶

我有一个“移动书房”。每天早晨 6 点左右,它便“开门迎客”,伴着“嗡嗡”的引擎声,沿着种满法桐与香樟的街道,晃晃悠悠地启程。

我的“移动书房”,其实是一辆白色的城市公交车。车门轻轻上的那一刻,我和外面的世界就暂时隔开了。我喜欢靠窗坐下,一个人的座位刚好装下我和一身晨光。公交车贴着地面行驶,也贴着日子前行,最适合“阅读”这座小城。打开车窗,风就灌进来,带着小城独有的烟火气息。

车窗外流动的风景和鲜活的人间,不正是是一本摊开的无字之书吗?

小城的路老了,被岁月磨得温润。路边的树整整齐齐地站着,春天,香樟换上限定版的翠绿“皮肤”;夏天,法桐叶密密匝匝,投下好大一片清凉;秋天最是好看,栎树挂满红褐色的灯笼,银杏叶化身翩翩飞舞的黄蝴蝶。雨点斜打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水痕,行人撑着各色雨伞,像一朵朵游移的花。若是冬日遇雪,整座城市便会安静下来,疏朗的枝丫托着积雪,房顶、车顶都盖上了白毯,公交车慢吞吞地开着,像是在云里行走。

公交车要停靠十二站,我的眼睛忙得很。看那些裹着挡风被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的父母;看一下一下划着圆弧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看提着鸟笼悠闲踱步晨练的老人。看早点摊上鲜香浓郁的汤和刚出锅的金黄煎包;看马路两旁的广告牌牌又换了新画;看几只麻雀在电线上停顿又飞远……

一个个特色独具的小区从车窗前掠过。有的院墙爬满了爬山虎;有的阳台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有的窗台上种着说不出名的花草。每一扇窗后,都是一个我不熟悉,却能微微感知到的热气腾腾的家。

途中经过三所学校时,车总是要慢下来。穿校服孩子们像一只只早起的雏儿呼啦啦地经过,看着他们,你会觉得,整个早晨都跟着年轻、明亮了起来。

灵感这东西最是刁钻。正襟危坐在书桌前,它偏不来;而在这摇摇晃晃、走走停停的车厢里,它却如雨后的草芽,悄无声息地冒了出来。这个时候,我便赶紧捉住它,把它存放在手机“备忘录”里。那感觉像农民在抢救麦子,眼睛是把锋利的镰刀,把这些金灿灿的灵感,一茬一茬地收割下来,心里满是踏实与愉悦。

公交车上的人也神态各异,有闭目养神的上班族,有背着书包睡眼惺忪的孩子……邻座的大娘与我四目相对,她大概觉得一直睁大眼睛四处张望的我有些奇怪。她哪里知道,我正在经营自己的“移动书房”呢! 对我而言,公交车的引擎声与报站声不是打扰,而是最让我安心的背景音乐。这每日清晨三十分钟的通勤时光,是“偷”来的——是我从平常日子里,悄悄掰下来的一小块糖。在这里,我谁也不是,只是个安静的看客,一个幸福的记录者。

想起李娟写阿勒泰的转场,那么大的阵仗,整个家都在驼背上。我这样每天坐公交上班,何尝不也是一种转场?不过规模小些,是从家的港湾转向工作的原野。这条熟悉的城市老路,路旁四季更迭的树木,车窗外交织的人间烟火,便是我最珍贵的行囊。

广播声适时响起,提醒我“书房”之旅即将到站。我妥帖地收起手机和刚刚收割的“麦穗”,车门打开,一股熟悉的香气混在晨风里扑来——是哪家早点铺的招牌牛肉包,这味道已成我每日到站的标记。我起身下车,脚步稳稳地。

我知道,明天一早,我这间“移动书房”还会准时在老地方等着。载着我和这小城新一天的晨光和故事,慢悠悠地从日子里穿行而过。

石油是我挥毫的墨汁(外一首)

■ 廖光明

把时间兑换成空间,镜头替换成镜面
有岁月雕刻的纹路
有烈风扫过的印痕
有霜雪侵蚀的斑驳

红红的枫叶,成为最深的秋
那跑得最快的霜,总在两鬓
构成漫长的年月

生命是一曲奔腾入海的赞歌
奋斗是跌宕起伏的非凡气魄

我们记录下
龙门山前满天繁星
双鱼石上气势磅礴
天府气田光芒万丈
巴山夜雨温润绵长

脚步的力量,用长路来丈量
历尽千帆,归来
对了,我还是那青年
石油是我挥毫的墨汁
井站是我抒情的砚台

也许疲惫,也许困窘
但我们愿意为此风雨兼程、永不止步!

那里有我们深深的足迹

那是一个人的夏天
七月,你一个人在阳光下
汗,从手背流向指尖

握紧的相机,扬起向上的信念
你的汗水,始终流淌着

石油人永恒的主题……

寒冬守夜人,那是你伸手
从我心里揪出,一句句滚烫的话语
用胸口的余温去融化
但这远远不够我爱的程度
风雪与保供的情节,比我写得曲折

眼里闪着光,内心藏着波澜
风停雪歇,他们带着三分寒意
七分疲惫,又回归各自的本色

立冬

■ 汤兴

立冬,冬之序章,
大地渐渐脱掉秋装。
风吹来带着丝丝寒意,
见证大自然的叶黄。

立冬,天地苍茫,
云朵如柳絮纷纷扬扬。
阳光温柔而内敛,
播撒一抹宁静昏黄。

立冬,美在沉静豪迈,
河水不再湍急缓缓流淌。
流水不复流,水比黄花瘦,
轻盈缓慢而又悠长。

啊,立冬引领一季时尚,
万物在沉睡中积蓄力量。
等待春天的苏醒呼唤,
让人在清冷中感悟生之坚强。

滑竿上的流年 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仪式

■ 余凡华



● 本文作者亲身体验

两根竹竿,一把凉椅,一捆山中黄麻,扎成一台滑竿。抬夫前后相应,肩头稳稳地托起幺妹靓丽的身影。声声号子穿过岁月,从时光深处走来……这一抬,抬起了人间烟火,抬动了绵绵情意,是一种活着的文化传承。

历史悠久 穿越千年的民俗回响

“华蓥山滑竿抬幺妹”,是流传于四川广安华蓥山区一项穿越千年的民俗竞技,承载着浓厚的地方记忆与山野风情。它于 2007 年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 年晋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蓥市,因华蓥山而得名,这里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被丰茂,斑竹、楠竹、青冈木与黄麻遍布山野,为滑竿制作提供了天然材料。

关于“滑竿抬幺妹”的起源,民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在礼教森严的旧时,闺中女子难以随意出门。相传华蓥山西麓一张姓大户,有一对貌美的孪生女儿,因久困深闺郁郁成疾。终于有一个机会出门,而抬滑竿的恰是一对孪生兄弟。一路欢声笑语,姐妹不仅病体痊愈,更与兄弟二人喜结良缘。这段滑竿缔结的佳话,渐渐演化为民每年 3 月至 6 月举行的“滑竿抬幺妹·祈求五谷丰登”民俗活动。

从唐代发端,至清代鼎盛,“滑竿抬幺妹”在《清代四川志》《岳池民俗》等文献中皆有记载。民国时期,活动时断时续;革命岁月,华蓥山游击队更以滑竿为掩护,书写红色传奇。直至改革开放,这一传统得以恢复,并逐渐融竞技、歌舞、娱乐于一体,焕发新生。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滑竿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承载着人间烟火。富人雇其出行,病者靠其就医,而裹足闺秀亦借其朝山礼佛,既免跋涉之苦,又全闺阁之仪。

千年一瞬,滑竿依旧。它不只是山间的交通工具,更是华蓥山风土人情的鲜活载体——在岁月的流转中,愈发醇厚,愈发真实,成为这方水土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底蕴深厚 滑竿承载的厚重文化

华蓥山滑竿抬幺妹,不仅是一项热闹的民俗活动,更是一部承载着劳动人民智慧、情感与审美的地方文化典籍。

简材精工,一竿一椅见匠心。滑竿制作,取之山野,成于匠心。主要材料取自华蓥山本地的斑竹、楠竹与黄麻绳。两根长约 3 米,粗细均匀的竹竿,配以短竹块、一把木制凉椅及彩色绸带,便扎制成一根实

用而美观的滑竿。制作过程虽不繁复,却处处体现着实用与安全的考量。竹节需剃刮干净,烘烤镇直,再漆成朱红色。凉椅与竹竿以麻绳十字交叉绑紧,踏板高度以幺妹舒适踏脚为宜。最后,以红、黄、绿等绸布条在绳结处扎成牡丹花形,既遮遮掩掩,又寓意富贵吉祥,为朴素的滑竿添上一抹喜气。

步韵协奏,起伏之间显默契。抬滑竿不仅需要体力,更讲究配合与应变。整个比赛过程,从起竿、颠竿到落竿,皆需前后抬夫高度协同。起竿时需同时发力,起步时略作颠簸以测试稳定性;行进中如遇上坡、下坡或转弯,则需灵活换肩、调向,以手腕巧劲保持滑竿平稳;平时路则可与幺妹互动,左右晃动、上下举竿,增添趣味。落地时轻缓稳妥,确保幺妹安全下竿。这一系列动作,既是技术的展示,更是集体协作精神的生动演绎。

山语谐音,号子声声传情意。滑竿号子,是这项活动中最具生命力的声音。它发于途、应于心,语言诙谐活泼,多为即兴发挥,兼具实用性 with 艺术性。

路况号子是前呼后应的基本形式,用于提示路况、统一步伐。例如:前呼“左边宽”,后应“往前钻”;前呼“抵拔坎”,后应“放慢点”。

滑竿歌谣则更富互动与趣味性,常在行进中用于打趣解乏,例如:“幺妹儿莫要羞答答,巴哥看到嘎嘎嘛……”

这些山间歌谣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并被整理编为《华蓥山滑竿抬幺妹歌》,用于舞台表演与现场互动,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旋律。例如:

前面的滑竿你慢点走
搭倒幺妹儿你脱不到手
后面的滑竿你莫要扭扭
谨防幺妹儿不要你抬
左一拐,右一拐
莫把幺妹儿往崖脚摔
抬起幺妹儿好费力
看到幺妹儿好安逸
好安逸

衣随俗易,服饰流传见时代。滑竿活动中,幺妹与抬夫的服饰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早期服饰以麻布、棉布为主,款式质朴,色彩素净,具有典型的川东风格。幺妹身着满襟上衣与灯笼裤,抬夫则穿对襟短褂与高脚灯笼裤,实用而含蓄。随着审美演进,服饰逐渐注重曲线与装饰,材质更新,样式更美,幺妹服饰更显婀娜,抬夫服装也增加了护肩等实用设计,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融入了现代审美与功能考量。

赛制为纲,古俗新章续传承。“华蓥山滑竿抬幺妹”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规范的赛事体系。组队讲究“双向选择”,幺妹与

抬夫合意方可成队;赛道多选自溪口至宝鼎的山路,兼顾难度与安全;规则涵盖竞速与竞艺,既有起跑、越障、冲刺等环节的规定,也有起落、颠闪、换肩等传统技法的展示。评奖方式也从最初的粮食奖励逐步发展为多样化的物质奖励,体现着这项活动从民间习俗向规范化赛事的演进。

传承创新 面向未来的文化接力

滑竿抬出民俗韵,号子唱响千年情。一台滑竿,承载着流转的岁月与乡愁,也在与时俱进的进程中,蜕变为华蓥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

文化传承。“华蓥山滑竿抬幺妹”形成了民间与官方并行的传承体系。民间传承主要由技艺爱好者构成,分为职业性与兴趣性两类。职业传承以制作滑竿、服饰或抬滑竿为生计,是自然传承的主脉;兴趣传承则依托赛事活动,爱好者们临时组队,通过口传心授完成技艺接力。官方传承则由政府与文化馆主导,自 1996 年与浙江卫视联合举办首届比赛以来,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保护机制。如今,华蓥市文化馆作为项目保护单位,不仅建成 13 个传承基地,还建立起专业人才库,推动非遗保护走向体系化、专业化。

艺术提升。华蓥山滑竿抬幺妹自 1996 年起,陆续登上“华蓥山幺妹节”“四川华蓥山旅游文化节”等舞台,并亮相央视“心连心”晚会、《乡村大舞台》等栏目,多次参与省内外非遗展演。舞蹈《幺妹情》《抬起滑竿闪闪悠》、歌曲《幺妹最多情》《滑竿抬上华蓥山》等文艺精品,在各级平台展演。

宣传推广。随着社会发展,“滑竿抬幺妹”已突破地域限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焕发出新的活力。在 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期间,来自 20 余家欧亚主流媒体的记者亲身体验了这一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从华蓥山的崎岖山路到“一带一路”的广阔平台,从古老百姓到现代文旅体验,“滑竿抬幺妹”的蜕变之路,生动诠释了“非遗+旅游”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承载千年文化底蕴的“华蓥山滑竿抬幺妹”,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仪式,在华蓥山的青山翠谷间绽放出独特光彩。岁月前行,非遗不老,在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光之桥上,华蓥山滑竿抬幺妹,将继续闪耀属于这个时代的灿烂光芒。

(作者简介:余凡华,四川省华蓥市文化馆馆长、四川省诗词协会会员、广安市作协会员、华蓥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秋》《父亲》《在乡村小学的日子》等十数篇文学作品发表于各级报刊。)

老陈家的玄关搁了个花瓶,客人来到他家看到后都赞不绝口。老陈听到朋友的吹捧,愈加爱不释手地说:“不舍得种花,让它闲着作摆件。”

周六,老时前来拜访,刚在沙发坐下,就摸到一本杂志,一瞅是文学类的,就问老陈:“您有雅致,现还阅读纸刊?哦对了,您是编辑。”老陈从玄关过来,反问:“咋了,虽小众,可毕竟是文学!”

老时咧嘴,翻了几下杂志:“文学自然不会丢,可形式得更新。年轻人哪个不刷手机?都说不好,我不认同;手机有啥,新媒体、新内容、新文学。”

老陈踱步回去,抚摸着花瓶:“但这娱乐本质,毕竟不是文学。”老时不语,半晌开口道:“陈编辑,您这花瓶咋不种点东西?我猜,您觉得这瓶子好看,舍不得粘泥。可不粘泥,哪来地气儿?没地气,哪来活力?”

“得得。”老陈放下花瓶,“您别隐喻,不就想说咱搞纯文学的,写文发文,也就

归程

■ 关天祥

夜幕似墨,沉沉落下,街道两旁的路灯,一盏盏依次亮起。公交车的引擎声,好似拖长了声调,在静谧之中发出如泣如诉的声响。我坐在后排的角落,身体随着车辆的每一次颠簸,轻轻摇晃。

随着公交车缓缓前行,车窗外,城市的景象在暮色里摇曳。那些看似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街景,被窗框切割成一幅幅幻灯片,无声地在眼前流转。公交车缓缓行驶,仿佛城市的脉络上踱步,引擎的低鸣犹如一声悠长的喟叹。瞧,窗外的霓虹灯光,在潮湿的青苔路面上流淌汇聚,宛如一条光河,倒映出朦胧的光晕,恰似打翻的颜料盒,色彩斑斓又透着几分梦幻。车身每一次细微的颠簸,都仿佛命运随意拨弄的琴弦,那震颤透过座椅,在我胸腔里激起一阵细密的回响,似乎在诉说着无声的故事。

正当我沉浸于这窗外的光影时,车窗外飞速掠过的灯影,一盏挨着一盏,映照在车窗上,恍惚间,好似童年夏夜追逐的萤火虫。那时的我们笑声爽朗,无忧无虑,萤火虫停留在掌心,留下丝丝微凉与闪烁的触感,就好像握住了几颗不愿熄灭的小星星。然而今夜的灯影,只是在我脸上匆匆掠过,投下忽明忽暗的光影。这光影之下,我愈发显得形单影只,恰似一个被遗落在车座上的孤独旅人,在这茫茫夜色中独自漂泊。车厢里人声寥寥,座椅大多空着,唯有车轮与路面摩擦的声音,单调地回荡,宛如孤寂的节拍器,敲打着我的心,既无节奏,也不见休止。

在这孤独的氛围中,我默默闭上双眼,任由思绪在摇晃的车厢里飘荡。这座城市并不大,路途也不算漫长,车每前行一步,旧日的时光便往后退一分。熟悉的街道在视线中越来越清晰,可曾经那些给予我温暖的人与事,却越发模糊。突然,报站的电子音打破了这份寂静,机械的女声正腔圆地报出某个地名,好似一枚冰冷

圈子里头看和评,对吧?”“对!”老时眉毛上扬,“小圈子里乐呵着,多没意思,好比自说自话,丢了多少读者,有啥意义?”

老陈涨红了脸,盯着老时说:“可是,您瞧那所谓大圈子、新文学,雅不雅、俗不俗,有的还乱生长。年轻人看得尽兴,可咱这辈子肩上得扛责任。文学不能这样沉沦!”老时低下头,从包里掏出一沓纸:“陈编辑说得对。所以我这篇稿子,还是给您审,您瞧瞧,最好能发出去。”

“登纸?”老陈问。“对!”老时肯定地说。

“可我刚从社里辞职,去新媒体了。”老陈摸着花瓶。“您当新媒体编辑了?”老时诧异。“是。”老陈嗓音耷下去。

“啊,纸社前途多好,您怎会主动辞职?”老陈觉老时在暗讽、思忖,难道他晓得自己被开除的事?想到这,老陈大怒,一把拎起老时,推搡出门,嚷嚷:“送客!”

“砰”,甩上门。“咣当”,花瓶坠下,散碎一地。

潮頭文學

龍頭文學

的铆钉,直直楔入耳膜。几个身影从各自的座位上起身,拖着影子,走向车门。

在这报站声中,我回过神来,目光扫过车厢内的一切。我依旧坐着,看着空荡的座位在顶灯下散发着冷硬的塑胶光泽,看着扶手上残留的指痕,看着地板上被踩扁的糖纸闪烁着微弱的光。这小小的铁皮车厢,承载过太多转瞬即逝的悲欢离合,却没能留下任何痕迹。它终究会将所有故事洗刷干净,如同潮水抚平沙滩上的字迹。路边,卖水果、卖小吃的商贩还在坚守,盼望着能多做一桩生意。这微弱的灯光,这份执着与坚守,让我突然想起上学时,母亲在夜半灯下劳作的背影——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等着我下晚自习回家。那穿梭的针线间,缝进去的是无尽的守望。原来,最深的归处,不过是有谁愿意为你点亮一盏灯,抵御这漫漫长夜。

城市不大,路也不长,归家的终点已在灯火朦胧处隐隐显现。车终于缓缓停靠,站牌上的名字在夜色里清晰可见,宛如一个温柔的句点。我起身下车,双脚稳稳落在坚实的地面上,那熟悉且带着尘土与草木气息的晚风,轻轻拂过脸颊。方才在车厢里萦绕的孤寂与对时光流逝的怅惘,此刻如潮水般悄然退去,只留下脚下这片坚实而温热的土地。原来,车轮驶过的并非仅仅是归途,更是一种抵达;窗外那流光溢彩的景色,终究是为了指引我们,引向那个我们最该去的地方——温暖的家。

